3487
1736
v.16

乙巳禍事實績 十六

事實
語實
夫人事實
婢子事實

乙巳歎抄
尹山官墓碣
李靜軒誌
重峯集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恭陵 張彦良
元衡 申潛
盧守愼 錦湖
鄭磏 蕃齋
林亨秀 長吟亭
李森 鄭磏
洪瑞麟 大谷
尹潔 柳婢
禪敎 北窓
韓淲 普雨
鄭磏 李芑
甲伊
鄭彦慤
普雨
林亨秀
芝峰類說
李芑

李芑
鄭順朋
林百齡
林億齡
李浚慶
請削勳
茶谿殿
尹紀
李嬰
重峰疏
祭于野談
尹潔
申光漢
李之藁
李洪男
柳景深
朴光佐

朴蕃事蹟
謚狀
前勳疏
復官敎旨
侍直事蹟
甲伊
乙巳亹後賀箋
朴蕃建院通文
乙巳錄
仁宗
安世遇
忠順堂入侍
安名世
柳靜叟
柳堪
元衡

松庵事蹟

公諱灌字灌之號松庵 松溪號官至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監春秋館事曾祖監察公諱尚榮 贈左贊成祖縣監公諱霆 贈左贊成考掌令公諱廷秀 贈領議政皆以公貴顯也戊午之禍將戮判書金宗直尸掌令公章諸臺抗論力爭大觸主怒杖流楚山以沒妣貞敬夫人密陽朴氏萬戶潤孫女也公生于成化甲辰正月初七日少孤力學奉慈盡孝常慟先公之罹禍不修舉子業正德丙寅 國運昌新始應擧丁卯中司馬同年登首第

東333378

年二十四也　己卯除宗簿正甲申出按海西尋入拜同副承旨陞左副承旨又拜吏曹參議出按嶺東入爲左副承旨特拜吏曹參判壬辰觀察畿甸癸巳爲春曹長官丙申爲秋判十月丁內艱戊戌十二月服闋辛丑爲贊成冬爲關西伯朝廷請留癸卯八月爲左贊成甲辰以崇祿階出爲關西伯朝廷三司館學連章請留不得蒙　允仲冬　中廟賓天仁宗嗣服乙巳閏正月自關西承特召入相兼摠護使議定　國喪白笠制尋陞左台深荷眷注直輔　聖德知遇不世圖興至治七月　仁廟大漸公特受　顧命　明宗

冲年嗣位時勢危疑公以輔幼主鎮國家爲已任維持士林裁抑奸凶爲國遠慮靡所不至而是時大凶尹元衡懷宿憾於尹任李芑銜舊恨於公乘時傅會釀成奇禍先投僞箚於闕庭焚惑 兩殿復遭妖妾於大內簧鼓邪說八月二十日文定下密旨于元衡憲長閔齊仁大諫金光準承元衡願指會兩司於中學將欲論劾公及尹任諸公咸厲聲色不從而罷諸公即金礪朴光祐柳希春鄭希登白仁傑金鸞祥李庶恢閔起文是夜李芑鄭順朋林百齡許滋等同會于光化門上疏請對 兩殿同御忠順堂引入宰樞芑順朋謂公稍存形跡請遞相位

俄命付處舒川洪彦弼申光漢李彦迪權撥等申救甚力而終不得解語在乙巳錄越三日甲寅因順朋誣言復於忠順堂引對搆成逆名同月二十九日賜死其日公以付處之行到溫陽金吾郎以後命追到公着白團領北向四拜臨終斷無他語維以天日照臨為質飲藥四罷猶不死即取肚帶自縊而逝順奸又上誣疏論以大逆追加極律公歿後數日公之繼子侍直公諱光纘扶櫬到素沙川還竟被深罪公柩寄于天安南院侍直亦坐拏律公無子取三仲兄司導正諱淪之二子光纘為嗣蔭補侍直至是同被窜秋公已知秋極手書破養文與侍直不受公密付家人教以

他日贖死及當挈律家人欲以其文申訴乞貸侍直奪取堅懷曰名爲父子寧險豈忍異視作棄挽而逝侍直室申氏能冒刑禍收拾相公侍直屍骸葬于果川上壯而方背里一名立艮坐坤向之原合窆于夫人繼葬侍直于同原公配貞敬夫人驪興閔氏曾祖諱承序判漢城府事贈左贊成祖諱識府使考諱季曾僉正妣平山申氏牧使允宗女也夫人先公而終爲公殉之二十六年隆慶四年庚午旨擧國公論命雪追名還籍沒萬曆五年丁丑復官爵太常請謚忠愍貞愍甫愍議擬未及上矣申氏旨侍直遺嘱取侍直兄都事諱光縉二子澈爲嗣朝廷錄用以奉公祀官至原州牧使

忝宣武勳　贈戶曹忝判　贈侍直公左承旨澈娶
僉使金崇義女生四男長增華忝奉次益華縣監次
泰華次得華其後內外子孫至數百餘人
公被謫到溫陽郡宿焉郡守申健(即公之姻家也)相與酌
朝飯于西村民舍金吾即以後命至申以權辭出公
知而不動食既盡寫家書數紙託着白團領北向四
拜飲毒藥四罷猶不死郎以時稽懼公命取觸中裹
肚帶而來遂自縊而逝殯于郡東席匠里後數日子
光績扶櫬到素沙川遑終遇深罪之命焉公柩棄于
天安南院申亦罷去生之(生郎趙溫陽守裔也)來守郡也有一

人具言其事者欲依寇忠愍舊事立祠于其地仍刱
鄉射堂給田數頃使之歲一祀其後鄉校客舍官廳
公衙之役相繼未遑丁亥方出鄉射材而又值倭寇
卒未遂焉可歎也已出趙温陽守夔記

公嘗搆小亭于果川牛眠山西中短麓其麓東西數
百步南北百餘步平坡如削靜地寬閑清流襟帶翠
松濃陰北通瞻　闕前便觀稼公每于休官之暇道
遥于其上徊仰宇其間而自號松溪後改爲松庵皆
取義于亭也今其亭址柱礎宛然猶存北距公墜數
百餘步皆出記聞

松庵事蹟

公始受玦將作謫行鄭宗英公之女婿往至門將欲叙別公不與相見使人傳語曰治行方急不得奉叙可於都門外某處候於路傍則庶得班荊罄話鄭如其言候於路傍公取他道而行終不與相見鄭心訝之厥後親知就別者多罹禍而鄭獨免焉蓋公愛惜其才慮其及禍故爲相絶以防後害也至是鄭始覺公意歎服明見而深懷感悼焉出八溪君家戚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柳公謚狀

公諱灌字灌之號松庵文化之柳爲我東大姓始祖

車達當古麗太祖南征之時出車乘通粮道以功拜
大丞錄三韓功臣有諱璥事高宗誅權臣崔諶復政
王室官僉議中賛致仕謚文正入祀　朝諱亮恭開
國勳錄佐命功臣右議政文城府院君謚忠景即公
之五代祖也高祖諱佐典祀令曾祖諱尚榮司憲府
監察　贈左參賛祖諱霆祚川縣監　贈左賛成考
諱廷秀司憲府掌令　贈領議政戊午史禍將戮金
宗直屍力爭囑主怒杖配楚山以沒妣　贈貞敬夫
人密陽朴氏萬户潤孫女以成化甲辰正月初七日
生公少孤力學事母夫人至孝痛掌令公罹禍若

將自廢正德丙寅　國運昇新始赴擧丁卯中司馬
仍魁文科由成均館典籍入玉堂爲修撰校理戊寅
爲宗簿正甲申擢拜黃海監司內遷大司成歷承旨
吏曹參議出爲江原監司復入爲承旨特陞吏曹參
判壬辰爲京畿監司癸巳擢禮曹判書丙申拜刑曹
判書丁內艱已亥復長天官旋移左參贊時華薛兩
詔使來公與金安國樾世讓諸公儐接唱酬華使贈
詩盛稱公文章志操記在皇華集辛丑陞贊成冬出
按關西朝議請留時　中廟末年懲己卯事汲名舊
德朝著皆倚公爲重勉以激揚之責己卯餘黨多側

目者癸卯復拜貳相知貢舉取廬守愼王希傑諸人
世稱得人甲辰再拜閔西臺閣館學連章爭以內外
輕重公憫然曰老臣隨地自效已分一死衆論如此
適所以促吾死也及赴閔西公嘗曰　東宮仁賢何
憂若有事我當爲東宮死尹公任聞之許以忠義是
年冬　仁廟嗣位乙巳正月公自閔西膺特卜入相
尋陞左議政兼摠護使議定國喪如笠之制蓋我
國大喪卒哭前上下皆裹眼卒哭後視事時權着如
衣倫紗帽黑角帶燕居如衣帶笠　成廟朝議禮者
謂帽笠不可異卒哭後遂着黑笠曰循不改矣公獻

議曰未脫襄服遽戴黑笠甚乖 先王制禮之意請
改以白笠公受知 仁廟輔翼弘多嚴於賢邪黜陟
之政奸吕元老之寵也公力主是議人目以剛直大
臣七月 仁廟大漸公受顧命 明廟冲年嗣服國
勢危疑公自任休戚不顧利害事涉宮闈盡言無諱
凡所以扶護善類裁抑奸黨爲 國遠慮靡不用極
而李芑尹元衡怨公及尹任百計陰中蓋芑始爲兵
判也公斥以贓吏女婿不可顯用芑之卜相兩司劾
罷而公乃代之以此積懷憾恨元衡自托肺腑欲逞
胷臆常忌尹公以戚聯之舊爲士類所倚有不相容

之勢各立門戶遂倡大小尹之說欲間兩宮其包藏
禍心非一夕之故於是芭元衡與其黨并力必欲先
除公始投函書於　關中眩惑兩宮又遣妖妾於宮
內譎訐百端八月下密旨于元衡元衡嗾臺臣金光
準等會中學先準等發論曰一二大臣爲　慈殿所
疑有密旨若不先發其端恐貽禍　國家座中皆憤
懣曰當主少國疑之時不可以胥動之言論倚任之
大臣以中奸細陰摧之計持平金礎曰忠賢自此魚
肉矣豈忍爲衮貞所爲乎執義宋希奎曰吾骨可碎
不可從也諸公拜色俱厲其議不成而罷元衡之黨
松庵謫狀

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以卿宰夜會光化門上疏請對　兩殿同御忠順堂召入諸人芑順朋等請尹任罪謂公稍存形跡請遞相職又謂陰結尹任謀危宗社請付處舒川左賛成李彦迪曰人臣之義當事於所事豈可深罪權撥洪彦弼申光漢亦一辭伸救及公羲配權撥獨啓曰上天屢降大災臣恐天意或有所感　幼主即位未久大臣遠謫人莫測其端臣夜不能寐飛言自古有之而　明主不以此罪人柳灌本有腹病每於朝堂倚墻壁而坐老病書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哉今若遠行病而死人必曰國家殺

之願平心察之順朋投疏搆公益意至謂顧命大臣
值危疑之時不思協心輔導曲從尹任之言使 殿
下孤立無依嗣位之日與首相耳語曰當立何人指
意叵測越三日又於忠順堂引對論以大逆 下教
曰柳潅素與尹任交密逮大行大漸之日正統自有
所歸而潅曰稟定當立及孤嗣服之後聽政自有舊
例而潅曰毋后不可臨朝是皆陰懷異志謀濟己慾
罪関 宗社在法罔赦同月二十九日金吾郎以後
命追及溫陽公臨死無他語惟以天日照臨為證尹
任柳仁淑亦同時被禍順朋等又請奪籍之典自後

大起誣獄半朝名類殆盡於一網當禍起之初有一
宰相憫公將死貽書於公曰尹任旣先朝有交搆之
嫌宜先詣闕與諸大臣共請尹任罪則身必免矣公
笑而却之曰吾受 先王顧命士林有變死乃吾所
吾豈忍爲此態乎公沒後數日所後子侍直先纘扶
櫬素沙亦坐死公有罷繼遺孥欲使免禍而侍直拉
不受卒就死其妻申氏收葬公及侍直葬于果川縣
北面芳肯里艮坐之原申氏沒爲城朝猶抱二木主
顚沛不捨以公之忠節又有此孝婦豈不懿且
美哉公沒之二十六年隆慶庚午先正臣文成公李

理訟寃踏席又連上四十一劄恭賛忠肅公右仁陳疏辨甚力大臣以下三司儒林繼之同章迭請始有大虧分雪迸名還給籍入之産萬曆丁丑復官爵配貞敬夫人呂與閔氏敦寧俞正季曾之女也先公沒於其蓌也公不用石灰曰使戒死於牖下　朝家有有帷蓋之恩若不然人子爲親雖在倉卒多有不量力之事昌若自吾爲法于其欲爲國而死自是素講矣侍直繼子澈侍直兄光縉子也　朝廷錄用官原州牧使四男長增華恭奉次益華縣監次泰華直長季得華恭奉後裔之稍顯者六代孫濬武科捴管濬

之子世復世德皆武科府使餘皆不錄嗚呼公誠可謂有古大臣節矣　冲君新御事多憂虞奸民傍伺計在擬亂而公追　先朝付托之意慮後日顙矣之患竭其心膂而匡翼之峻其隄防而抑遏之彼羣不令之畏忌公怨嫉公者乘時設機從中煽禍半夜惡書終成石地之荼士禍之冤未有如乙巳之慘毒百載之下尚令人扼惋而國史難証是非灼然前有權掇洪彦弼諸公之力收後有栗谷休庵兩賢之痛辨寃蹟炳烺照人耳目公議之不可掩如是矣而　明廟之旌察冤狀　宣廟之追施愍典亦足以有辭於

天下後世九原有知無復餘憾而若公敦睦之行清謹之操比公大節特其餘事略之如范狀之不言麥舟也聞曾有韓西平褒諭所撰謚狀未及上而值壬辰之亂至今闕焉公之七世孫世亨誠於為先謂西平狀文失之太畧裒集舊聞作為一錄要余改撰以請易名之典余屢辭不獲而第錄如右以俟太常之採以上聞

朝廷合疏請削僞勳 丁丑八月十一日

伏以乙巳之罪人 仁廟之忠臣乙巳之功臣 仁廟之叛賊也大尹小尹之說起於 中廟中年而釁

朝廷疏

隙大成於東宮失火之際其時李霖上疏破椎火根
而小尹盤擾霖之疏竟不得施柳灌柳仁淑等指小
尹曰胡不於政府撲殺此豎小尹之輩以此含蓄積
恨其陰謀秘計何所不至其後必欲以李芭爲政丞
以爲鷹犬而當時清議之士以爲不可遂相柳灌由
是憤怨日積疾視士流不啻如仇讐其信然磨牙謀
欲吞噬者曷嘗斯須忘哉迄至 中庙捐館 仁庙
繼陟太阿之柄落其掌握則勢焰薰天觸碎犯庶挾
其宿憾恣行暴虐彼大尹之輩如枯木死灰方茂其
惡相其尋矣何能喘息於其間哉當初薄罪任灌與

仁淑啖鄭順朋陳疏傅會欲禹舉網打盡之計指屹禹禍本漸加二柳共任之罪然求其說而未得詐造諺書投諸闕庭謀動恭懿殿淆天之惡不忍言矣瑠以癡暗宗室見其門禍大起勢所難免惟知一身之禍不知奸雄以之禹矛餌逐逃遁山谷狐鼠之輩始撫掌而雀躍爭喜有曷功之地搜捕之舉乞山絡野鍛鍊大獄推鞫之刑嚴加炮烙甚者仁庙在殯外族盡赤斬伐之葬徹于梓宮睚眦有嫌皆投一坑一時英賢駢首就斃孥戮之刑籍沒之擧悚不忍見朝野掩泣莫敢誰何冤歸之葬感動天地當是之時

朝廷跋

黑眚屢見宜尊疊出丁未之水災戊申之饑孚古今所無語及于此未有不拜淚俱下者以此推之乙巳之功臣有罔赦之罪而未聞有可錄之勳若論功臣與罪人之是非則乙巳之罪人盡心竭忠於　仁廟者事　明廟則其名正其言順叛逆之言悉出羣奸羅織搆揑之口愼朋只曰不有安有形跡所謂不有安有形跡者不過畏其奸猜之射影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而已安有一毫叛逆之可疑者乎乙巳之功臣求罪於本無罪之人求功於本無功之地　仁廟在潛邸顯犯無將之典恭懿殿遭罔極潛投搆陷之書

又謂　仁廟未逾年之君不入文昭殿其必於仁
廟如是則何能爲　明廟之純臣哉是以元衡當世
子擇嬪之時見忤仁順托以無嗣潛懷廢立之謀文
定大漸之際使其妖妾輸入大內佯爲問安搜盡諺
書而出此必凶謀之書恐其事泄而如是也都下人
皆知之然則非特叛於　仁廟與恭懿廢也亦叛於
仁順也明矣小有不愜輒懷廢立之意其縱恣無忌
之狀可勝道哉使　明廟得一日殺三大臣之名者
此輩也是以　明廟冲年未知其是非而及至聖學
高明然後罪人斯得雖在元舅之親斷以大義深知
朝廷統

乙巳罪人之宽汲、收叙如恐不及仁愼的知其意
垂簾之初賛　殿下釋見誣之人而奪僞勲之爵以
爲　殿下初政清明一大美事一國之人快若決雲
天覩白日顒仰　聖德翹首太平者只此一事而已
罪人子孫皆得收用僞勲之官爵皆以追奪而未奉
者四人猶未復官僞券尚未得削人心之憤鬱猶未
殄也　殿下承先王先后之後則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長在其　殿下而優遊苟延至于十年之久者
未知其意之所在也武王周公之達孝果如是乎
恭殿平生之怨未嘗須臾忘也一朝奄成藝結之疾

擬欲洩憤上告　殿下下喻大臣其意恳矣而殿
下収議于大臣只復二柳不及任瑠者何耶其視上
殿之崇疾若是其超然而不為乎　殿下明聖必洞
照其是非故欲取　上裁者此故矣於　殿下之意
也　殿下及謂與卿等議定不可改也此豈大臣之
所望於　殿下者哉二柳既復其官則任瑠祚有何
罪而二柳既釋其罪則倫勳復有何功二者是非雖
三尺童子如見其肺肝然矣而況　殿下之明且聖
而曰不知何也當其時雖以形戮成之一線公論尚
未泯滅故順朋之父子兄弟肝膽楚越李芑之叔姪
朝廷疏

相離元衡之兄弟相賊百吟之兄不救其弟焚黃之
奠而見於詩明亂之子泣諫其父告変之非致之死
史臣之直筆驟壁之朱書皆非緑偽勲而致之耶故
愼朋以爲是非不定須以刑戮鎮之則衛社之無功
任瑠之無罪亦可知衛社之無功既如彼任瑠之無
罪又如此則 殿下之所謂不知者非真不知也特
以此拒公論也古有佐命開國而封功者有汗馬勤
王封功者未聞有構陷良善而封功者也夫賞徳酬
功所以勸忠也若以構陷而可録其功則是勸人爲
悪也豈帝王賞功罰罪之典哉若斅偽勲之罪於今

日則竹難書罪海難洗悉在廷之臣所當沐浴而請之剖棺斬之未足以少洩士林之憤而君子之治小人寬故只請削倫勳之券而復任瑠之爵此君子忠恕治人之道也　殿下不克快從者有何所見而然耶物論諠然皆以為禁錮之親亦忝勳籍近習之父兄俾任皆錄原從之列　殿下以此掣肘而以任瑠為保勳之地是則謂　殿下幸於私意也王者無私寧有此歟為辭為曉只在公私之間而已可畏之甚者也幸於私親偏於近習此暗主庸君之所為豈以　殿下必以未及親目見致疑而留難也今者三司大

臣血誠籲天彼三司大臣或有逮事　先朝任瑠之有罪無罪勲奏而是爲非身歷而目見之者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豈承　殿下之寵恩食　殿下之寵祿而有欺　殿下之理哉宋臣程頤之言曰於義理有疑滌去舊見以来新意伏願　殿下廓舍已之度恢弗咈之量快從公論脫然如泯寐之得醒沛然若決江河復任瑠之爵削僞錄之勲一以慰上　殿之意一以解輿情之憤則寃氣自消而至於天地位而萬物育也臣等不勝感激之至

丁丑復官爵　教旨大提學金責榮製進以丈拙使李後白改撰

王若曰國家值不幸之運羣凶肆毒於曩時人心有
難誣之理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昭國是
如日星昔辰巳兩年慟勳華繫係姦人不令禍心無
厭尹元衡以猰㺄之性稔鬼蜮之謀既懇肺腑之親
無撓城社之勢挾私憾於尹任久懷吞噬之心顧所
憚者儲宮未試賊害之術孅成大小之詭漸非朝夕
之故謂武夫之何知乃信然而旁伺當 仁廟在位之
日無隙可乘及龍御賓天之時惟意所恣 明廟以
介弟入承統緒攸正文定以母后權臨宗社賴安有
血氣者共戴一天爲臣子則詆慷二心敢造言於無

丁巳教書

疑之地宗欲逞其積憤之胥元函附咆羣奸蝟起若與百玲迭為腹心磁及頃朋互成羽翼托密旨而資外朝累被臺劾之斥遣妖妾而撼內蔴潛成市虎之讒欲加罪而難其名首倡不自安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抑灌柳仁淑顧命元老惟幄名卿咸守正而不撓以異已而就戮瑠亦何辜任之近屬亡命祇欲偷生詎望視死如故被孽非由自作宗祿指無為有搆成禍穽文致大獄誘德應而免死俾誣其服教毛猜而謊言遂以為證誅張昡惑鍛鍊羅織畏清議之聞蔽掩衆正而盡劉至於鳳城君之

罪禍亦由金明亂之搆搜流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絕人罔極慈母之所以見疑致維城之斯壞雖同氣而莫保尤有痛焉不忍言者梓宮方臨外家之血肉狼藉囊書偽撰內庭之栲掠慘毒非由肆誣於內殺宗是幸禍於　孝陵有擢髮難赦之罪無一毫可紀之功贊制君父敢捕同盟之血汚辱宗祏至勤鐵券之書雖計謀極其巧密而倘類自相矛盾詐磁嘆鬼神之難誣仍致投荒齊仁悔小人之不免竟被奪勳鄭礪爭其父頊朋而曰憂致疾元祿諫其叔等芭而逢怒坐謫敗露之形難掩函匿之鋒未戢餘禍所

及累世愈酷神人之交憤極矣邦國之不亡幸矣然而白日中天雲翳漸釋宇鑑當空魑魅莫遁肆
王開悟於末年痛奸回欺蔽於初服量移遠謫之臣稍釋連坐之孥雷雨之澤未霈存沒弓劒之痛遽纏臣民予以沖眇之資叨守艱大之業仰體
皇考之志親承慈后之教當丁卯之權同收用舊人逮庚午之廷爭畧採公論李芭鄭順朋林百齡鄭彥慤等奪其官爵柳灌柳仁淑等洗其逆名丁未已酉兩年被罪之人復有職牒還其籍沒一國之心雖欲盡革先朝之事未敢輕訾顧輿情之益激仰天道之必復

剡東朝親經變故在當日洞灼情狀迺於一疾之殞
留命雪四人之冤枉予於是詢及大臣即命還給柳
灌柳仁淑職牌惟任瑠事勢重大猶且遲難況以國
言未已衆怒有甚於水火王候惟幾慰懷匪在於藥
餌事求其是天不容僞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命還
給任瑠職牒盡革罷衛社功臣收其錄券啓達諫院
且荅羣情不吊降割未及頒教空深摧痛越自布告
於戲伸冤討罪既終先王之志開國承家永絶小人
之禍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公被禍後趙正字廷樞感興四韵二篇一絶七言一

篇

古木槎枒斷岸危夕陽登眺起哀思昇湖新哭軒轅日楚澤初遷屈子時索帶爲緣威命意戴盆安得腹心披忠良枉害從來事抑哭寃魂寄短詩古屋荒凉小郡西忽聞經始倍含悽布衫拜了天何許家信書來意轉迷席里精灵長烜赫沙橋風雨更凄凄行人南北誰能識却忘無傳爲一題歲在龍蛇自可嗟謫行何事又警家爲嫌飛馭故来遲其奈終非盛德多　右趙廷樞韵

公伸寃後懇齋作四韵一篇

覆盆天日照泉路　聖恩新一代人師表三韓國
大臣煌霞銅崔暮花木　孝陵春一水盈亡陳孤
竟倘来頻　右愚齋韵

遷窓詩

都人加額衮衣来玉帋須憑癒理才黄道初開賓
出日青雲自致析中台魏碑起踣流春澤董筆麾
賢照夜垍滌盡舊宛新卜兆偏知生死極榮衰
右習齋韵　出國朝詩刪

庚午伸雪後無遷窓事中年果有營遷而未果此
無乃係於營遷之際歟未可詳也

諸公詩

公伸雪後荷衣洪迪見公之古宅栢樹感吟作七言一篇

古栢蒼蒼掩盡重陰幾借夕涼添霜根更帶瑤池雨過客無情亦淚露　右洪迪韵

侍直秉蹟

公諱光績字伯宗司導正淳之第二子生於正德丙子九月十五日自少力學有操行松庵公無嗣取以為子以蔭補翊衛司侍直乙巳之変相公始受玦已知禍將不測手書囑緒文泰蓋公入緒之後相公側室子虎男生焉　國法嫡妾有子女則不為許緒故

執此爲辭情法俱有可據書成相公而與侍直曰吾則受　先王顧命士林有變分甘一死而汝則以此畧免他日連孥之律公泣而不受相公密囑家人俾爲他日獲免孥律之地及至相公冤禍追加極典之日律當隨坐家人欲將此書呈官乞貸其死公曰一名爲父子戚休豈宜異視遂袖其文不出卒以就死同年九月十二日也臨死作書與其生母與家人訣其與家書略曰吾父子死於非罪天道環回不過一紀必有伸雪君可無死復見天日擇於諸侄中一人立後以奉先君祀云云當刑顏色不變從容就死

侍直事蹟

作哀挽二章極其悲悽聞者哀之得年僅三十庚午
伸雪冤枉
哀挽詩
平生不欲作非心縹緲如今冤已深日望蒼天天
默默嗚呼天意竟難諶
侍直夫人事蹟
夫人姓平山申氏禮賓正健之女也素知義方略涉
書史事公及相公甚得婦道及遇家難尺童寸財並
入籍沒夫人以子一身能冒刑禍收拾相公遺骸
與公柩同葬于果川上壯面方背里孝寧大君墓山

南麓距京城數十里之地朔望必上塚不避風雨奉二主僦人屋傭貸以供祭節物未嘗不備勺飲不入口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至丁未壁書獄起追籍諸子家産金吾郎卒至驅出申氏柴毀已極匍匐道路稍以二主抱懷中顛沛不暫捨去遠近咸服其義烈逮庚午仲雪夫人奉二主自果川還入昭格洞舊家而乙巳以後頭不加櫛衣不易新亂髮飛蓬槁項黧形容憔悴號哭入室觀者莫不墮淚夫人曰公遺囑取公兄都事光縉弟二子澈爲後立後之日母子終日相持而哭隣里爲之悲歎朝廷錄用澈以

奉相公祀官至原州牧使恭宣武從勳贈侍直左承旨夫人亦享榮養以考終焉

甲申賓

公家有一婢名甲自鄉来役纔五朔年十四五而人聰慧又有忠心公愛之信任使喚乙巳之禍公奴婢盡為籍沒賜鄭頊朋奴婢等將往鄭函家莫不揮泣而甲獨揚:色喜曰身為賤婢何事非主往鄭函家盡忠服役鄭函愛其顖秀衣服飲食一如子女甲必先意迎合以悅其心丁未壁書獄起侍直夫人申氏亦沒為鄭婢未免庭現之辱甲見夫人申氏輒踞欄

頭曰前日常叱打我今亦叱打我于語多傲辱申氏
默念常無叱打而如是云爲者意其納媚於鄭卤而
深訝其忠心之頓変也甲又與鄭之小奴私通暗取
鄭家室兇密與小奴使之深藏而未幾鄭覺之詰甲
甲泣曰来此之後蒙受厚恩衣食有裕有何未滿而
敢爲竊盜乎鄭信而釋之甲私謂小奴曰主若復詰
我則我不耐楚毒勢將引汝奴大惧曰奈何甲曰吾
將善穰之俾無後患須覓死人肢体来奴如其言所
取瘦死人一臂以與之甲潜爲詛呪於家内且納穢
骨於頓朋枕囊中一年間鄭卤家連出七喪頓朋亦

甲婢

潛毒癘而死頃朋枕囊中常有啾唧鬼笑聲鄭家始覺其詛呪而不覺甲杖訊諸婢二婢既斃一婢又垂死甲却自庭立曰彼則無罪吾家禹之鄭家大驚曰爾何爲之耶甲曰吾相公何嘗爲反逆而爾等搆誣而殺耶爾殺吾主吾與爾不共戴天之譬也吾豈忍忘主而事譬乎吾欲死之久矣以爲徒死無益故所以含忍恥辱服事爾家必欲報譬而後死也今則吾志已遂而以我之故三人無辜致死我何生爲爾須速殺我鄭家曰爾之忠於舊主如此則前日爾何罵辱之甚耶甲曰爾若殺吾則吾詐不諧故姑爲罵辱

以絶甫疑謀濟吾詩耳豈忘舊主而然耶言畢鄭家撲殺之云

乙巳士禍錄目

仁宗元年有大小尹指目之後尹元衡與尹任搆隙日夜磨牙思所以擠陷及仁宗大漸尹任入侍元衡與李芑同謀先投倫簡於關庭詐爲任與政丞通謀將以桂林鳳城兩君中推戴事通簡於 恭懿殿而誤致遺失於闕庭狀而使宮人拾獻於 文定又遣元衡妖妾蘭卣於大內簧鼓邪說焚惑 兩殿文定降密旨於元衡云云諭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

士禍錄目

會兩司於中學將欲論劾尹任柳灌柳仁淑兩司不
從而罷林百岭遂倡上疏之謀八月二十日夜李芑
鄭順朋林百岭許磁同會光化門上疏請對指任兩
不自安灌仁淑兩稍有形跡順朋又上疏論逆灌仁
淑任并戮桂林鳳城兩君俱誅一時士類波及者甚
多丁未鄭彦慤壁書之禍踵起善類盡藏

乙巳百官賀討逆箋

天天是極禍今荐至國步斯頻亂靡有定方憂多難
之未湛奈何羣慝之交構尹任憑肺腑之勢席鼎盼
之寵托籓東宮售謀於汲引凶黨畜危国毋畜念於

覬覦壷闈悍鴞稔釁母之惡禦狗狃吠主之毒履霜至氷非一朝一夕之故砥礪及米積生覬生偪之漸當　先王大漸之時屬國祚危疑之際先惧元老之持志禍必及於赤族欲托鳳城之問安事將迫於傳宝陰謀未遑奸計益深亟邪締結而潜畜跼跡陰秘而莫測又與子婿而密議顕稱賊瑠之當立謂予嫉睚之有瞙指為萬穢之難治圍甲帳而深居觸說諱疾之檮杌單衣而掩目形容病眼之狀書則共贊其陰謀夜而相傳于秘簡加以飛牘于宮掖每擬置君於奕棋悪已盈於射天罪亦極於擢髮柳濬盧加台

乙巳賀筆

座之尊威權震主陰結戚畹之醜氣勢傾朝冈念受
遺之重寄反懷犯上之異志乘危病而邪伺稟後嗣
之承統覘大位之奸窺深厭毋后之臨朝入御藥之
所欲試異議之鋒　謀甚慊禹罪莫贖矣柳仁淑與
逆任而婚姻恢二心而構亂指予有眼疾厭聞賢明
之言與彼兩唇舌敢發廢立之謀或相與秘議或相
與交通其惡已熟其罪已盈頃因端緒之發見薄示
王法之賜死及今情迹敗露盡依律文而斷獄瑠既
犯滔天之罪又干亡命之誅知事迹之發覺雖以身
逃擒證左之明白即同獄成仔俟罪人之斯得快施

義敎而無赦李煇稟性險邪行事諂佞倘復奸流包
狡凶計廣深其意慮造成其逆謀李德應受凶人叩
育之恩忘國家生成之化在家閒計之時指晝陰謀
之居多及予嗣位之日伺察眼疾之有無亂逆之謀
終始同忝見皆 宗社之大賊固宜神人之共憤茲
將右人皆用重典嗚呼凶倡逆儻之既去喜見 宗
社之再安舊染汚俗之維新嘉汝臣民之同慶

通文曰

右文爲通諭道內章甫生員以廣揚儒賢乃公共之
論而爲享學宮宗名敎之本也惟我左議政忠甫公

通文

松庵柳先生遭逢 盛時歷事 中朝仁廟 明
廟三朝即乙巳名賢之首也今按其誌狀則道德學
問之淵深事業節義之卓越固不足贅辭於其間而
考其定國喪白笠之制則爲萬世明禮之功可以知
矣受 仁廟顧命之托則爲 三朝盡忠之誠亦可
見矣噫已卯巨禍之餘 仁廟特召拜相於衆賢之
中者纔數月而柱石於 國家光輔甚多領袖於士
林倚仰最重激濁揚清進賢去邪興滯擧廢大更政
化一接 詔使華辭俱許以東方賢良而名聞天下
昭載於 皇華之集再按關西朝廷連爭以內外輕

重則望高一代雜出於前輩之錄　仁廟在　東宮
時先生有言曰　東宮仁聖何憂若有事我當爲
東宮死又曰老臣隨地效忠有分一死又曰士林有
疫死乃吾所又曰我則受　先王顧命死不可辭其
一心殉　國之志可謂質鬼神無疑俟聖人不惑者
矣嗚呼乙巳之禍于今二百四十有五年而以當時
諸一之賢迄無追享公議之久泯士林之寒心
已無極矣被禍之初力救諸賢皆爲先生有若負羔
山戴北斗不知　雷霆之摧鉄鉞之嚴或以杖死或
以杖流者　白休庵李晦齋宋圭菴朴訥齋申企齋洪
通文

默齋柳眉庵也　隆慶丁卯引入心天理之公首章諸宰累上伸章者東皐李先生也　隆慶庚午連上四十一劄者栗谷先生也舉國公論一時陳疏者三司百官東西壁以至儒生忠義之屬則是孰使之然也自非先生之風節凜乎起人先生之道德久而不忘前後諸賢宣如是爭死力救而齊聲痛卞之不暇乎先生之心如日月之明先生之節如高岳之峻故明廟終察冤狀　宣廟特施大　霽分雪誣復爵追施愍典　英廟甲戌　賜謚忠肅　命立四旌門于先生墓前即忠臣也孝子也烈女也亦有忠婢甲伊

之旌烈聖朝褒崇之典則靡不用極而第以士林公論語之則前後救雪之諸賢德益尊道益明有宣額之院有鄉祠之宇矜式之所歷、皆指而矚無一簣一豆及於松庵此豈非昭代之欠典而輿情之久欝乎惟彼溫陽即先生之後命所也往萬曆間溫之童甫先輩依寇忠愍故事欲立祠值壬乱未遂之事載先生謚狀中蓋見當時之公訳而至今未遂蛙緣其子孫之衰替亦非戚士林之嗟惜乎況溫邑有靜退兩先生書院松庵之於靜退一時交游見冲齋之錄則平日道義之契爲如何哉且靜庵之通文

已卯松庵之乙巳俱是慘禍之賢則神明之交亦如何哉此松庵必享之院士林當發之論茲採古今公議遍告同道多士想以憂好之誠必有拜氣之感幸

告于琴卯華陽幸行時致祭文

西庸公致祭文

通文

柳啓茂

已卯松庵之乙巳俱是慘禍之賢則神明之交亦如何哉此松庵必享之院士林當發之論茲採古今公議遍告同道多士想以嘉好之誠必有拜氣之感幸望齊拜　登徹期於準請幸甚

右敬通于

鎮川　公州　平澤　溫陽　文義
黃澗　木川　稷山　牙山　全義
沃川　青山　天安　燕岐　新昌
懷德　永同　報恩　各邑鄉校

己酉十一月初三日清州鄉校齋任李仁載

閔百懋

代宇琴如一華撫幸信時致祭文曰

忠肅公致祭之文

為國殉正　有冤必伸　粵在乙巳　于是忠肅
君子曰忠　天道之公　善類是極　名節其卓
受　先王命　扶賢抑奸　彼諛人者　羅織囊書
為幼主輔　寔公自詡　何計之憯　而穽而坎
或勸以生　談笑就死　求忠於孝　纔過二紀
公若不聽　天日為證　有子烈乂　載晰而雪
列聖憨盡　既旌以楔　恩侑繼隆　三朝耆德
詔牒如故　亦封于墓　士林知榮　百世風聲
瞻彼爺堂　蹕路興感
曷慰貞魂　替奠洞鐏

已卯松庵之乙巳俱是慊禍之賢則神明之交亦如
何哉此松庵必享之院士林當發之論茲採古今公
議遍告同道多士想以憂好之誠必有拜氣之感幸

SPECIAL HANDLING
FOLD-OUT

通文

柳啓茂

乙巳錄抄

仁宗行素

洪相彦弼性本懦弱見害必避又不喜儒者嫉靜菴如譥諛以避嫌洪輿靜菴兩內外兄弟必阻其伸雪之路 蘀齋日記

洪暹言於宣廟曰仁宗行素太固出接天朝時天使勸膳仁廟出御手瘦黑太甚人皆以爲消瘠如此勢難支保仁廟果以此成疾不起李瑞甫曰昔成廟亦有志於執喪盡禮行素既久自覺漸憊不能支乃曰素食果難予當以不近女色而盡心之地乃進肉膳而三年不近女色此非誠孝不足執難故也 石潭日記

安世遇

初世遇聰銳夙成中廟親遇駙馬世遇年十四被

乙巳錄抄

仁宗 安世遇

逢世遇意在功名以為青紫可立取而我朝駙馬例
以西樞受祿不預政無所荅華故世遇上疏固辭朝
中廷重違其意從之世遇踉跄塲屋晚成進士宿志
故虛常痛限自咎至乙巳李芑等搆柳灌尹任叛逆
之罪世遇欲取仕籍乃教誘尹任僮婢毛孼使為證
左遂詰闕告變蓋世遇與任妻為再從親故也獄成
成受賞職亦不顯而死向使世遇不志功名不辞尚
主則一生冨貴何至為誣告為惡至此 榮海 筆談 仁廟
大漸尹任入侍元衡芑等欲因此搆陷而柳灌柳仁
淑又是芑之仇怨故元衡等與鄭順朋林百岭結為

心腹搆誣萬端至於偽授囊書上誣恭懿廢及
明庙嗣位元衡又使其妾入内奸訴致有密旨忠順
堂入侍之時芭進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柳
仁淑亦有形迹洪彦弼曰任可寬仁淑可罷灌可遞
衆議皆如此越三日加罪三人之時頃朋曰任芭戚
禍心罪固難赦而若至依律恐其太重灌與仁淑謀
危宗社而事涉資後恐不可以一律故斷之云云夫
芭戚禍心謀危宗社者在法罔赦則頃朋於彼三人
有何愛惜而救護如此乎蓋搆造虛言驟加大戮則
人情駭怪故欲以侵潤之術漸致重典後頃朋疏論
乙巳錄勳忠順堂入侍

尹任之罪謂陰曷不軌而不言不軌之事此何異於莫須有三字乎忠愼堂入侍距上疏之日只隔六日六日之間既罪之入乃謀不軌乎德應之供曰大行王昇遐後大妃遣內官勸粥於任及汝弼任曰我侍病入侍必以我爲禍而不軌而終無異議傳位于主上是必感喜而然也心甚自安又曰任欲通於灌仁淑而臣曰安知彼以父爲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云云如此等說或以尹任爲心甚自安或以灌仁淑疑任之無狀則共所謂灌仁淑共謀者何其懸絶耶只稱共謀而不言共謀之爲何事可見其誣服

也世遇誘脅任家老婢以中奸凶之欲乃曰若聞毛
猪則情狀可知尹任雖無識非不卞敉麥之人乃與
老婢相議謀逆之事于世遇又曰任陰謀秘計鄭淑
儀婢內隱難知之謀逆之事雖父子間不敢輕說淑
儀之婢於任爲何如人而乃知任之陰謀于朝乙巳
諸人爲仁庙多積忠憤之餘事勢忽已大變授受
以正則忠反疑邪反似正於是事得托正以報誉
大加誣陷卒被以反逆之罪此混昕謂無罪者靡爛
而俱焚者然也至於尹任事當時以爲宗有而加大
罪人心或不能忘其宗有況今日以爲宗無而洗大

安名世

罪人心豈盡能必其實無乎此所以難處而難斷也
退溪集

弘文博士安命世曾爲史官修乙巳閒日記直書李芑之惡而有曰王薨七日用不去滓豆粥李芑是日爲相殯側殺三大臣之語後日入史局者見之以語李芑指命世護送修史不宜鞫于殿庭命世裂衣幅書疏語自古無殺史官之時冀以悟上心陳復昌恭鞫却之不受命世遂被誅朝服車載而出見者莫不隕淚市人皆哭李士亭哭之交厚是日握手相訣於道遂裂裳裹足而道命世之妻子並爲奴
東閣雜記逐睡合錄

柳仁淑

錄柳仁淑

公性剛方嫉惡如讐愼朋公兄婿鄭礦之父也而公之秉銓一不擧用芑公之舅子也曰駙馬韓景祿通宮禁公之爲吏判時芑亦位在判書一日自內以密札令下人傳于芑其持書者以李判書錯爲吏判納於公公折而視之乃抵芑書也公惡之傳言於儕友間芑嗛切齒於公云噫初罹慘鋒於神武門之獄畢竟殞命於忠順堂之禍此乃擧國之人從古訖今口相傳而耳相習爲之籲天而稱冤者也明谷所撰神道碑宋貳相祺壽圭菴之從弟也乙巳之變有人以網打乙巳錄抄安名也柳靜婁

柳堪

之計言于祺壽曰圭菴將不免奈何祺壽曰園中荊棘蕪沒而其中有一朶梅花則豈以傷梅之故不芟棘乎計遂決猶壽忝社勳誅者以陌功臣目之（逐睛篇）乙巳之禍李芑元衡等自以爲有靖社功撰武定宝鑑印頒中外時柳斯文堪爲吏郎吏請印之柳曰何必人人而印之佐郎韓智源語芑曰堪而此書爲不足觀也堪遂得罪竄慶興十七年 宣廟初放還爲掌令與都憲朴公應男會于公廳朴曰公投北多年宜知吏治得失孰爲盡職柳曰李彦忠爲御史能察其任彦忠曾爲權奸鷹犬最得罪公論者也朴倡言

于朝曰柳某久在窮途失其本心懷响濡之恩敢譽
罪人不可用矣朴方持朝論柳位遂不振（洁溪記聞）
蘭皐叢話飲酖自盡元衡大商之父亦死聞者相賀
一云文定薨攻者不遺餘力而上只削黜放故田
元衡自死
里蓋欲全私恩也婢僕皆散亡不從元衡只携老妾二
三人及蘭貞放海西或乘夜潜入都城密聞朝廷攻
已之甚以為自盡之計小甁盛鴆酒以自隨常語蘭
貞曰如有所聞以此飼我平日偶識碧蹄驛吏一日
尋驛吏曰如有拿命須為我先通驛吏誤聞金吾郎
向海西奔告元衡曰拿命已下都事先發已来是夕
餌鴆自殺蓋罪通于天自有陰誅飲鴆之死神誘其
（乙巳錄抄）柳湛元衡

李芑

東也石潭日記紫海筆
誅逐疇箭合錄

李芑一時名拜藉甚見者謂之宰相器及乙巳煽禍之日說者以為某人不足論如李芑之為人亦附此邪說耶此人必迷而莫之覺也及其為相恣行胸臆然後人始見其肺肝奸人羅織陷人之術未有如芑等之巧且密者叢書之偽撰李德應之教誘誣服毛穉之詭辟引證如鬼如蜮不可狀言逐疇箭

鄭順朋

鄭順朋在靜菴時為清議所容已卯之禍幸免網打時人莫不以保全為幸及黨芑和附陰謀人皆指目為元凶其子礪爭之不已順朋泣而言曰予豈不知

骨肉亦難保

北窓

我但一動一靜之間便生赤族之禍予不幸當此大變罔知所措云蓋人之為惡有二強戾很猜陰賊嗜殺者惡之強者也知其為惡之不可而習於積威而為惡者惡之柔者也若順朋惡之柔者也（逐臆篇）

玄人為惡之極雖骨肉至親不能保其恩義安老之用事也其子至於淫泆極諫而終不聽元衡陷其兄元老芭陷其侄元輔順朋之子礪嘗諫其父而其弟礪又奄害元老之子百源又奄復其父之罟附於李樑而謀元衡觀其陰凶肆毒之狀前後一律（逐臆篇）

鄭北窓九月念後咏晚菊曰十九廿九廿九皆是九九月

李芭　鄭順朋

乙巳錄抄

九日無定時多少世人都不識滿階惟有菊花知其
宗碏和之曰世人最愛重陽節未必重陽引興長若
對黃花傾白酒九秋何日不重陽向者朝廷開國選
東方詩時以礦碏此詩言之大提學柳根取碏詩舍
礦詩以為無律吁礦識音律曾謂不如根之知音宇
所以自古得知音難也（北窓野談）

仁廟昇遐柳灌在賓廳泣曰臣民不幸失此不世出
之主將來國事何以為之林百齡在傍攀折而進靴
灌帶鉤曰大監密意小生亦頗參聽柳失色收泣曰
新喪聖主宗社不幸故云爾公言是何言耶百齡退

林百齡

而屬辭曰先王之一子尚在國事有何足憂出而揚言曰柳某之意必有所在遂與笆等搆成不測之言陷之罪灌之死百嶺中傷之力居多此

林億齡

林億齡字大樹号石川平生少許可乙巳禍作公貶訓戒詩於其帛百嶺百嶺公棄官南歸有詩曰好在漢江水安流莫起波及守錦山百嶺送原從錄春公於山谷屏處作祭文以投火有詩曰竹老元逃削松高不受封何人與同調寥谷白頭翁

国朝記事

時有李無疆者亦險詖締結復昌以濟其惡睿爲御史往北道州官有周慧乙巳謫人者無疆嗾以罪之

乙巳錄抄

林百齡

林億齡

及復昌敗無疆亦竄慶源守令相戒此人乃前日罪
賙謫客者也無顧見者人以爲反甬之報東閣雜記

李浚慶

李浚慶爲兵判時無疆劾之後浚慶爲按察使到慶
源郵卒指城中矮屋曰無疆所舍也浚慶厚遺食物
或晒其以德報怨浚慶曰非欲施惠見其困窮矜愍
之心自不能已上同

謹按無疆與復昌爲凶鷹犬屢起大獄臧害善類
若論其罪誅戮亦輕入方以保其首領爲失刑莫
非切齒扼腕而彼獨爲之矜愍者何也是亦仁人
之心歟可謂杜用其慈悲矣宜守持難於削爲勳

定國是之論也

李浚慶侍上語及乙巳日衛社之時善士或有坐死者李珥曰大臣之言何其含糊不明守衛社是倆勳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奸兇斬伐士林以錄倆功神人之憤久矣今當新政之初當削勳正名以定國是浚慶曰先朝之事不可猝改珥曰不然明宗幼冲即祚雖不免奸凶之欺蔽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奸矣雖曰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臼仁傑每見浚慶稱李珥賢且才可薦用及珥於經席再折浚慶之言浚慶不悅謂仁傑曰爾之李珥何其言輕乎

石潭日記乙巳錄抄

李浚慶

兵叅白仁傑上疏請雪乙巳之寃　上下其疏于大
臣使之議啓領相李浚慶等啓曰乙巳之事多有可
訝之端然在今日似不敢輕訝也謹按乙巳之事三
尺童子皆知其誣枉神人之憤久矣今乃言之而不
言誘以不敢輕訝其冤甚矣同上
仁傑之疏既發乙巳之端衆情憤鬱浚慶等見物訝
難抑乃章東西壁詣闕請雪丁未巳酉罪人之寃削
李芑鄭彦慤官爵猶未擧乙巳明日三司同發請雪
乙巳以下寃枉而猶未擧倘勳謹按乙巳之禍寃通
天地憤結神人倘勳不削無以正名今者大臣不敢

擧乙巳三司不敢擧削勳使其不知則非智也知而不言則非忠也上同

三大臣伸雪

丁丑六月 恭懿王大妃不預請于 上欲還給柳灌柳仁淑尹任瑠瞱牒 上重之問于大臣權轍等大臣依違啓達不盡言 上只命給灌仁淑瞱牒於是三司交章請削勳而不允或謂右議政盧守愼曰公少時居伴宮儒生方喧笑若見公來四座咸肅然斂容館中凡有所議惟公言是從若有好議論則雖不出於公士必曰此是盧寡悔所論也公少時望何如耶今者作相別無相業可觀而頃日恭懿殿未寧乙巳鋟板 諸削勳

請　主上復任瑠之職　主上問于三公三公當於
此幾會盡忠正事而乃依違啓達使國是不定他相
已矣士林不快於公公何爲若此哉爲明公不取也
守愼不能答上同
恭懿大妃疾甚時廷臣方請削乙巳之勳數月不止
三公率百官廷爭亦不允　大妃歛此心熟益重群
臣多有悲憤者蓋乙巳奸黨曾誣大妃陰主尹任瑠
逆謀故　大妃以爲冤痛上同
時大妃大漸而宮人多有乙巳原從功臣族黨怨
大妃欲削其勳每於　上前白以　大妃之疾不至

劇云一日　上問安後回進見曰前歎先朝至重之事不敢擅改故不能從外朝之請心甚未安　大妃連哼不敢曰國家大事何可爲未亡人輕改乎　上退未及陞　大妃發聲痛哭　上聞之取席坐于陛下抑首良久召尤宮人謂曰吾家在食祿足以安過一生不幸至此遭難處之事也幾隕淚居數日　大妃疾革嘆曰吾地下不能免罪名也言已手足皆冷宮人走報於　上　上即進見則疾不可救矣中宮亦至相對涕泣　上白　大妃曰當前歎矣顧安心調病　大妃色喜而目隨而瞑　上請聞則

乙巳錄抄　蒸藝館

能視言未了上退後脉復生遣人謝上曰上恩罔極不知所報上命前乙巳僞勳復尹任瑠官爵謹按自古勳績之不正者固有之矣亦未有虚僞如乙巳之也 懿殿坐受誣辱三十餘年豈能一日忘於心哉及其疾病殫留廷訊甚盛而自上不能快從懿殿之疾已不可救然後始惻然承順而翌日薨逝嗚呼哀哉同上

尹判官紀墓碣

君諱紀字理之坡平人先祖躍事高麗有列傳祖諱之任封坡山府院君令　大王大妣之父考諱元凱以掌隷院司評早世娶僉知李俌女生君君少而不羈性碩大清虛凌厲慷慨有大節多豪俠氣愛讀列卿傳然天資甚高不刻意為學思甚精遠至於內外輕重死生兩塗卓有所見其心不惑飲無量或連月沉醉悲歌徘徊人莫能測或指之為愚於是仍自號為愚亭不赴科試作詩慕李白吟輒見傳誦年三十三以病卒于家臨死與平生往來談論甚清無一言

及身後坐而盡初　又定以君主坡山祀授以典鑑
司別坐辭再強之以水運判官俛勉以起漕民戴為
父母及卒號哭極哀娶縣監李永福女生一男乳名
堅鐵年九歲以嘉靖乙巳七月庚寅葬于交河縣尾
草洞之先塋側交遊輩既傷之傷無以為情相與出
尹潔撰墓碣
布賵石識其墓友人茅方尹潔為之銘曰駑駘駿驥
騏驥龐瘦小人必不夭君子必不壽自古莫不然吾
又何咎　墓碣
芝峯李晬光類說文章部云尹生紀早有俊才與尹
長源善遇乙巳士林之禍佯狂不赴舉嘗居碧瀾渡

有詩曰柴門日暖桃花靜無數蜻蜓下上飛午夢初
醒童子語折来山蕨滿筐肥及疫革援筆書紙落烟
霞二十餘春撫守宙而長辭尹長源以詩悼之曰尼
樓百尺碧瀾頭山自蒼ニ水自流惟有白鷗三兩在
飛来飛去海門秋芝峯類説
栗谷別集亦云公預度乙巳之禍棲徉任不赴舉
預

尹紀

靜軒公墓誌銘

聖民稚時游路側見吾隣有丈夫然其容者乃靜軒公問諸老此與世抹撥縱詩酒自娛云公之子廷顯今袖一狀來曰父早從趙靜菴游又爲奸黨忤仍絶交游惟李梅齋每屈于弟語移日所言皆聰儒者聿在家與親戚作諧笑俸祿絶入門輒散之無留不營于家恐父蹟泯石之墓敢請銘聖民心偉之聞子言果然公姓李諱嶷字士高癸酉中司馬已仰捷文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拜承政院注書時士林嶽公與柳仁淑累叩閤曰與彼同事臣亦宜嶽上曰退仍

李夔

病免歷檢閱待教奉教于藝文還弘文正字又病免還奉教陞監察官書狀如京徙佐郎兵曹郎事忠清正郎于兵由宗親府典籤掌令于憲府由成均司藝正于宗簿軍資禮賓乙巳獄清流公爲問事郎還家咄、至廢食是年冬以郎監仁庙葬陞折衝大護軍明年拜佥知中樞朝京嘉靖丁未八月牧楊州未赴而卒年五十五夫人李氏有婦道並公一月逝年五十三閏九月同葬龍仁驅布里先塋側公延安

乙巳廢食

之李有諱石亨錄佐理功爵府院君生戚均司鑒贈
通政大夫平海郡守渾郡守生大護軍壽長娶安東
權氏義禁經歷寬之女是爲考妣夫人全義之李忠
翊府都事震孝女生男廷秀郡守廷華忠義衛廷顯
郡守女長適趙世球次適縣監尹自耘廷秀男曰贇
寶齡縣令女長適司果鄭舜咨次吳希文次李彦佐
次恭奉任勉廷華男曰寶慶資貴生員也女長適
侍直元虎武次監察俞大淑次羅千善廷顯男曰寶
贇書藏寶生員也女長適生員申純一次金夢蘭趙
男曰璨縣監也次瑀次璜璋俱中生員也女長適生
李嶸

李李應立次李運尹男曰祥祐祥官別坐女長適平
城倅次元瑱次內禁衛李應時昌厥後益信公有德
銘曰
由已者已守之身不已者彼排以人已不求人物上
乎常伸樂其樂以終號靜也真 拙翁洪相國聖民撰

重峯先生文集卷之五

辭師誣策論學政疏 丙戌十月 公州提督時

但玆東土舊教無改三韓以降國紀蔑聞所賴以知君臣父子之道越至于今或有忠孝之徒作者四書五經之前至而薛聰禹偉因俗解雖明小學家禮之後至而李穡鄭夢周變夷教推遷用此廉季之危意而徙植我 朝之綱紀金宗直之設教義士如雲金宏弼鄭汝昌寔倡道學趙光祖之經庸民俗幾變金淨朴祥先進讜議雖被尼克者媒蘖其間而代有善人踣而復起如鄭光弼之力救仁賢柳雲之不撓乎

重玩

羣小罷見挫折屹然有山岳不拔之氣李彥迪之輔
菴献忠權榜之院危盡言罷謫返荒凝然有大臣體
貌金安國宋麟壽之分投兩南宣澤敷教而士民返
賴白仁傑安名世之危言直筆砥柱頹波而公議昭
垂倘無銷鑠斬伐之禍則濟〻之風正輔之美必傳
於文王之以庠矣噫此善人者何負於 國家何負
於生民而彼讒人者如欲殄絶而不已爭惟其士禍
之甚酷故謝徵之士成謹於出處成守琛知有已仰
之難而隱於城市成運身遁鴒原之動而藏於軟恩
運有詩曰事往嗟何及懷賢淚濕衣波乾龍燭死松
倒鶴驚飛地下忘恩怨人間說是非仰瞻黃道日誰

得掩光輝臣詳味此詩作於聖主登阼之日追述其遇禍深蔽之故喜其伸雪諸賢之冤其心可諒

有祭文謹用進

別紙錄

李滉心傷同氣之被禍而退居禮安林

憶岭駭見百岭之賦賢而棲遑外服又如徐敬德之

逃于花潭金樓厚之絕意名宦曺植李恒之逃棲海

隅莫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鄭之雲孚於安國而

懲其師畢陌大綱韜名避藁李滉有祭文謹用別紙錄進

親覩宋糜壽之遭慘則婆娑未班諏諸終保李之遜

目見安名世之赴市則周遊海島佯狂避世是皆廓

廟大猷淪世高材鴻飛脫弋枯落岩壑自保名流不

遇則學戴京外為父兄者教其子弟咸以禮孚為戒

重跋

良才美質無不斷而小之　朝無讜議權奸肆志並
取忠賢親友而撲殺之血流生民禍纏　廟社者至
朴元衡李芑極矣而李楨者迷芑交煽又將畢害餘
人人之云云　邦國紓乎殄瘁矣何幸天佑東方
明廟晩悟寃召海塞還人漸復于朝林居逸民亦多
奬叙惟其戕害士林罪関　宗社者則不計厥里屏
黜無貶臣謹按君子小人之相為消長也小人之勝
君子者不勝其衆惟其君上之明不足以照奸而其斷不足以勝私也惟　先王比峯誕明且斷
放流娼嫉極慘害之後以培養善人以遺後嗣王大
有仁人之功當與周宣漢昭并駕齊驅　聖德也雖其
而　廟號為明哲不盡形容
天開忠邪自辨而李鐸奇大恒朴淳之宣力為多噫

集安不誅宣帝昌立伍文不死憲宗何安誠觀華晉之殺孔父而弒殤公梁冀之弒質帝而殺李固蕤臣擅國兇焰可畏手弄八柄口含百關非此勝彼即彼殺此昔在　仁廟賓天之日三臣就戮權極抗論而見折則元衡之黨至有攘臂幸禍於賓廳者不啻言論可徙者駢首就戮而　先王愛子以次莫刈忠州已酉之禍草木皆枯百吟惡謚之加半減儒冰斬伐之威氛豈何如而中浮一會之際合哭畏縮不敢秉筆大恒鐸淳視性命猶鴻毛惟以安　國家定社稷為事抗章排雲而不愛其死蓋大恒悼其父非命重統

臣謹按自古賢臣受害何限惟金淨金湜奇遵之死
尤可傷痛臣見奇遵之疏未嘗不垂涕而拊心也
朴淳則父兄師友皆親見士禍者故既憤有素微力
除奸是豈欲託於沈義謙者乎淳之叔祥力護善人
除奸故德林億於鄭之雲皆以為子之鳥見曲木而知
避者也勁直之氣風有家風痛慨之志植立已久矣
由其邪黨一散廟謀素定故 代邸龍騰平勃為用
屢詆疏策次第陳之時有金鎧以元衡鉉黨怠李睍
進用陰謀沮抑以間至治
一珥之亡百物失所者固有紀極以至怨格穹蒼罹
降飢饉畿海湖嶺之民迄為流殍盜賊而謀 國者
不知為大憂徒取依阿軟熟巧為身謀是箝而非珥

者金章赤芾不顧候人之刺緑衣黄裳逼加東人之
子斡旋運轉無不如意是為刑賞之出于天命天討
而八柄六典盡由於　盾斷宇臣忍若此不已則将
懼為李樑尹元衡復讐者轉変為葬採而人莫之抗議
也或者以為瑁之與渾不絶沈義謙是非西人之雄
宇夫以義謙之少有義辞人以比於脫之之忠元暨
忝禮曹凡儒先廢誼之事視諸人加力感慨想慕之
意不讓於桐希春甚按湖壅皆欲平民徭而壮藩衛
振士気而敦風俗其志可尚而通津舊葉別無仕宦
後當畫之田租賦必為斡里先此則臣所親見也發
重統

則以此人之通書于　慈殿為答是事有無外臣之所不知也但思漢庭大臣當呂后之喪議立齊王劉澤曰呂氏以外家之惡戮尤宗廟今齊王母家駟鉏之惡不在呂產之下如立齊王則駟鉏猶肆狂戾如虎而冠是復為呂氏矣又議立淮南王衆曰淮南雖賢有少母素妬忌其家最惡亦不可立也周勃曰惟代王仁孝寬厚傳頃天下而后家薄氏素稱長者謹慈謙厚無異常布遂迎立代立之夫太上者民之父母生民之始萬福之原皆係於此后夫人之行不伴乎天地則偏任外廡代各為患元衡用事士民赤族

重疏

之家無數無乃義謹躬覩其禍怵然深傷方議妊娠之醫則必求謹厚名家然後可保百年無患如劉澤周勃之見故深懷傳喜之憂無路自達窓啓乎宣仁之聖宇

陳所懷仍辭職疏 丁亥六月公州提督時

當其板蕩之秋羣小得志衆賢為魚肉時有一言則赤族之禍立至惟鄭先卿柳雲龍救之卯之人惟權撥白仁傑獨救乙巳之人而嶺海投荒積歲撤天目見先王之骸骨愛子無罪被刑而人不敢容啄則權姦當 國臨喪如何而李鐸能聽朴淳之言不愛其死擊逐當道豺狼當此之時山海為大則惶惑股慄不敢秉筆若使李鐸又如山海懦懾則淳之說不可獨行而朝鮮一方岌岌乎殆哉 先王盧斷何地

重疏

可施乎擾其路而論其心則雖逢人走辛昭知朴淳之不為身謀不為家計而乃云欲託乎戚里並其一生永賤偶王之忠務欲埋掩而身擾其右並其一隊赤心奉公之人務欲醜詆而手掩萬目謂淳專政則兄激不過典一郡表等高德符歸為庶勤而不過為監務謂淳植黨則其所薦進者尚氣餘有庶耻居于東西南北者而非如今兄等姻婭並顯者也何啻聖明臨照公議久伸而士夫橫論終不出於應激見諡耶應洞必以其父為無珍兄之意而臣則不信也臣聞辨壽之賢　東國之寶其死之日知與不知無

不嘆傷而構壽獨不廢仕進政院同僚怪而問之答曰既為國賊則當絶於屬籍何服之有後為構壽作其墓誌則極於贊揚要不得深於公論所謂平生蓋僞死見真性者也慎宗孝有沃酋連陞處而子為武官則誅四失宜而奪之尹任之妻為厥賜牌奴婢而且使親仇紡績平生殖貨積布無量則受功臣賜第而賣積甚直云者詐也訓廟也如無利己之心則全存厥家以待百年公論之定可也何必汲汲賣之而積甚直以為異日沽名之計乎惟其蓋藏現著人所不遺故朴淳白仁傑金德輝李珥方玉清論之

問之答

重統

日棋壽為冢宰而不敢供職而世積其怠厥子尤惡
最以清議為仇讎外與對瞻連姻敢為誣衊之疏並
及於淳澈仁傑譖媚之徒而每下追陷溉洞對瞻果
是憂國者則何忍並取兩朝骨鯁之臣而一謀
排逐乎
試觀此輩作奸殿下國事何異於似道之所為而
廟堂大臣不肯明言方且協心以保禄寧慎乙巳餘
人也初非不欲保其晚節也惑於成龍之議變其中
年見識而徘徊待盡

論時獘疏 己丑四月

昔在 明廟之世元衡李楳盡去忠賢濁亂
宗社幾乎覆亡而 明廟灼見其狀則雖元衡在
戚里之親而去之不疑以安 宗祊務計 明廟春秋
綿邈三十而克已忘私同符漢昭豈意我 聖主已
過 明廟逾楳之歲而植被姦述楳衡者所錮蔽使
其植廣舞姦而不早覺悟乎
凡大小姦將各有定債或弁冕出身者公然向人揚
言曰我有良田美舍壯奴駿馬持此向洛則宣傳官

重號

守門將可得也此乃尹元衡擅權時言也而又發彥信之時貪鄙無狀為如何哉小註古之人有言曰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元衡為相堂奈之孽毒及萬姓誅求之患閭里為墟朴淳為相一去堂奈之孽而吏民稍安次絕誅求之患而公議稍行至朴鄭激執論尤欲為國活民廉恥既直言而百僚嚴憚若使其徒展布四體則庶幾孽瘼一祛而朝野清肅矣至朴金柳為相黷貨無厭百僚師之若肆元衡之慾堂奈之孽漸剥吏民誅求之患刻削軍率至朴京外吏胥割取膏液大傷邦本之蠹則莫

有釐正之計者論者言之曰昔有一元衡貪縱無忌任用凶慝內致巨叛正之亂外召乙卯倭夷今有百元衡名肆誅求其專馬宮室子妾百年之計無不日剥于軍民召敵讎不怠者未有甚於此時將有剥盡內煽而外侮難禦

重疏

於于野譚

尹潔

尹潔得五言一絶曰踏入石門洞吟詩孤夜行月午澗沙白山青啼一鶯言于車軾曰此詩何如軾朗吟再三曰此非人所能必鬼詩也潔曰吾果昨夜夢中得之必有神助也

企齋

張應斗湖南古阜人能文章不事舉子業築茅室周以四籬居靜養性不肯請謝往迈於交遊閒嘗作廬樓記監司李俊慶大驚以為絶世高文少時與申企齋光漢相善企齋見忤元凶却掃駱峰下有一布衣叩門求見閽者却之排門直入即應斗也時企齋新

野談 尹潔 申光漢

搆一齋進牘求題應斗略不經意一筆揮之立就其詩曰駱洞下老居士駱洞中来卜築身遊洞外心在洞中有蒼松與巖石岩以鎮靜松以節岩松俱是心中物心中所有物如此吾於勢力知無屈紛小兒豈知此松自蒼巖自立詩成長揖而去覩其詩真有道者之語也居家一日省阡陌中道而返曰吾道中失脚幾顛而起吾之精神一半謝矣明年某月某時吾其死矣夫如期而逝

李之繁高士也仕 恭憲大王朝為司評時尹元衡擅權欲令非理斷訟棄官而放結廬丹陽江上修養

精神所居明光生室列邑饋餉皆辭謝不受家有一青牛兩角之間八九寸常騎之往遊江上一日積雪滿山騎青牛登山冢賞翫無終遊者只一童驅牛而從之鑿不勝清興顧謂童子曰甯亦知此樂乎童子曰小人寒不知樂也其子曰山海爲一時名流相愛者起公爲丹陽守見兩崖之間嶻峰對峙欲爲飛仙之遊求葛索於庭訴之民衡之兩峰間造飛鶴客人坐其上着環而懸之往来如飛空民望之如神仙未幾棄官而歸後崔氏代其任其子男秀入官廳庫中不收一物只有葛索充爲吾先君與公最相善相國

野談 李之藻

李洪男

山海每稱余世交云李洪男與羅世纘相酬唱以蕭字爲韵逐篇下書李書羅最末李次蕭字曰羅ㄴ羅ㄴ李ㄴ兩人相作太平蕭羅世纘逐閣筆余每奇其句後得太平廣記于中原羅李爲蕭之語出自唐人洪男兒時有才名長者指半月呼韵其韵以魚字極難洪男即應口而呼曰半壁依俙出海魚又呼蛆字復即對曰薄將清影照浮蛆其才之早成如此我國文章之士皆攻太平廣記故洪男早從事於斯文翰林別曲稱太平廣記五百卷云余每欲得全秩觀之及得觀之其文近古頗簡而唐人之文多卑弱不及詩遠矣韓退之欲振其衰有以也

閔起文

柳景深

閔起文爲承旨時聞曉鍾詣闕馬上假寐忽遇亡友柳景深於路上叙寒暄問其所如曰吾家子孫具酒食邀之飽訖而歸倏然覺酒氣襲鼻深異之使人問其家柳氏子曰是日巳父親忌辰祭纔撤去矣

泰陵

先是南師古以善覩天文有叅或問國事如許何時寧耶曰東封泰山而後寧時人未之解後文定王后薨陵于國都之東自此恭憲大王復圖政事始寧人皆知東封泰山之讖不誣

朴光佑

朴光佑爲及第二人於關中遇一先生呼新來使之納名倒衙曰光佑朴先生曰甬勿恨爲菜二蘇東坡

野談 李洪男

柳景深 朴光佑 泰陵

爲葬二及葬南衮爲葬二及葬言訖使之進先佑問下人先生爲誰即修撰金馹孫也

元衡倭帥

嘉靖乙卯年倭寇全羅道水使元績軍珍島敗死當時物議咎尹元衡用債帥失律喪師績死亂軍中失其屍余一家於壬辰年避倭入伊川古密雲在伊川之北山深境僻人罕到有村在深谷間如桃源其地人皆曰元績敗軍逃刑棲遁于此年幾八十歲而死其子終三年喪抬巫爲夜祀而去纔四五年云蓋其地民俗甚醇知其爲逋客容待之頗款故也

乙巳

嘉靖乙巳歲年饑京外人民多飢死時人之謗曰乙

已之爲窺空厠言人饑鷄犬亦饑厠中無遺矢也

尹元衡爲兵曹判書有一武人求北道邊將遂許權管武人之任得貂皮數百納之箭筒而送之元衡深怒之曰我不學射爲用箭爲使投之樓上未幾武人罷官而故請謁元衡怒目而見之武人曰前者居任僅呈一箭筒未審閣下垂覽否乎元衡曰吾不學射爲用箭爲使投之樓上耳武人曰未曾看洞中物才元衡疑之命侍婢取來鑰匕纔拔貂皮踴出上鵰于楔散于座前盖柔色軟皮約之筒中強以盖推納之故一開其盖自躍而出也元衡大驚且喜即拜爲銑

野談 元衡 乙巳條

邑守令元衡敗後有人僑其宅寓處見壁上反糊一紙諦察之白粒三百石大船一隻並納云其受賕于人多此類元衡為吏曹判書時有一人納繭累百斤求補參奉元衡臨政疲睡即官隸筆而候之元衡久不呼名即官卒然問曰以何人首擬乎元衡驚悟和睡而荅曰高致云者繭之俗名也及受下點吏曹下卒廣求高致而不得至一處有遐鄉寒士名高致以其人拜之元衡亦不敢辨其真僞逸史氏曰元衡之專權黷貨有不足深責而時命所攸雖權臣亦無如之何豈不異哉

盧蘇齋守慎謫珠崖十九年冬則爲窻室而讀書於書無所不讀而偏讀論語及杜詩二千周於柳文偏好韓非國語及爲丞相亦不廢讀書性儉素且嗜酒嗅侍婢胷胃寒夜點燈煖酒爲不安于心禮佛寺點火燎荊俗名明可木滋油抻之壁於桃房置銅爐酒缸銅斟夜長無眠則起取燎荊自撥爐火一吹便燃燈自酌銅斟加爐上熱歠之抽架上書滿意讀之每一夜酒一瓶書若干卷抵老死不輟年幾八十卒而少時以玉堂封事被譴直聲動於士林及還朝作相建白無異事守愚堂崔永慶談之曰盧相國之嗜宜用之治

野談　元衡　蘇齋

腫蓋治腫用末言前嗾爲良故也
應擧之法或四祖有席尊或身爲公私賤或四館停
擧或名在罪籍或詐冒姓名不許赴俾受先生六品
以上署押爲訂中世此法漸解爲先生者重士子應
擧不論知與不知皆押署與之士子亦多向壁僞著
錄名赴擧案四館不究問向者鄭林塘唯吉新陞六
品其押最易於僞模士子之僞模者甚衆四館會議
欲卞真僞停其擧以懲弊習取其案送林塘所俾自
卞真僞林塘以書輒之曰皆吾所著也或坐而著之
或卧而著之或乘醉而著之或和睡而著之雖不同

皆吾所著也四館開書大笑閑堂有此不復卞真僞
聞者知其爲異日宰相也
科目取士有六經義四書疑六經義有節目詳密可
以得才而多膽錄士多模疑竊取故一科不取一名
全棄之徒虛日而已四書疑科文之最腐奉者以
製讀爲辱入塲相模襲主宰不相尤向者鄭性吉李
洪男盧守愼同約會試工夫以詩賦疑俱百爲程而
鄭李皆緣家故不得如約獨盧疑五十詩賦如之時
人皆稱耐苦其後柳根好讀東文誦疑過三百首未
久赴殿試平生未嘗作殿策而只緣誦盡三百疑終
野談 林塘

捷壯頭吁科文雖陋猶耕者有穫未有不耆功而能得者然屈首誦經士氣墜盡宜乎官一品年七十四日走權門也

鄭礩

鄭礩與朴忠侃同榻做科業入塲屋忠侃倡議改題試官不許忠侃曰鄭礩於大同接作之試官指鄭礩問之礩曰生果作之而忘之朴忠侃能記之請問諸朴忠侃試官曰若果作之何若之忘而忠侃之記耶礩曰生作而棄之忠侃每書而誦之故生則忘之而忠侃則記之試官擧子皆大笑敎閱一塲

金紱輝姜克誠鄭礩洪天民俱是丙戌生四又爲楔

姜克誠家在南門外蓮池邊乘月而會皆家貧酒肴酸薄金繼輝曰吾願得一日產一釀之牛隻曰吾願得不釀自生酒之麅克誠曰吾願得不食不衣之美妾一時皆以爲三絶繼輝有詩曰風流姜伯宴蘊藉洪達可景舒亦能詩惟我無才者

洪相國暹新進時罹士禍受刑殿庭至百五十杖流之南荒至公州錦江路有朝京赴試之儒聞暹貶至江上咸聚觀之有一儒自南來者半巷紅袖跌宕人也來觀之垂淚曰吾聞京師有洪暹者當代有名佳士也以何罪而至斯此豈君子應棄之時也遂回馬

野談 鄭礪 朴思侃 黃崗 姜克誠 洪天民

首不赴試而還詰其名乃林亨秀也吁人之慕名利猶魚之慕餌釣者投餌魚皆驚散始決然而往者終慊然而来未免懸於釣無他愛其餌之香也洪暹不懲終取相位林亨秀不懲應後試而被凶禍名利之欺人何異於香餌之欺魚哉洪相國受刑一次復加刑七箇日大臣啓停刑

林亨秀死於丁未非命悔文字之招累戒子孫勿事儒學其子拘不識一字迨國家爲亨秀伸冤拜拘爲定山縣監監司勸學校分詩賦題于列邑以奬儒士秘密封其題皮封曰縣監親執開拆刑吏請拘手開

錦湖

林亨秀死於丁未非命悔文字之招累戒子孫勿事儒學其子拘不識一字迨國家爲亨秀伸冤拜拘爲定山縣監監司勸學校分詩賦題于列邑以奬儒士秘密封其題皮封曰縣監親執開拆刑吏請拘手開

林亨秀死於丁未非命悔文字之招累戒子孫勿事儒學其子拘不識一字迨國家爲亨秀伸冤拜拘爲定山縣監監司勸學校分詩賦題于列邑以奬儒士秘密封其題皮封曰縣監親執開拆刑吏請拘手開

其坼誤以賊字爲賊字問吏曰何以聚軍曰吹令角以聚軍於是集士兵數百吏請見文字退伏曰非賊字也乃賦字也拘大驚曰何以散軍吏曰復吹令角以散軍拘大慙吹角散軍拘有膂力自繫馬四足着蹄釘于庭聞門外同官至慙甚舉其馬蔵之廐中乃迎客

潛飼李霖妻子

嘉靖乙巳年士禍作有逮其嶽以逆論者骨肉不顧況其餘乎人皆累息聳肩望而避之李大司諫霖死其嶽妻子凍餒無所告每四孟須祿之月於其家園墻內有以祿米五斗道一兇醫一兇中夜潛置者

野談 錦湖 李霖

洪瑞徕

種花婢

主人者亦不知誰氏爲也彼亦不自道其氏爲也如是者久而不替至於事定兩家猶不知不言古人所謂垂德於不報者此也爲是舉子其有後乎

尹任外戚也富貴全盛喜賞花與種花人相款甚與一婢聰使役後任敗其家或坐誅或免爲庶人任小子與忠以年未滿追綠坐之律既久朝廷伸其冤許與忠補官其婢服役種花人家經亂雖卒其子孫三十餘人欲尋舊主詣與忠請復服役種花人曰尹二相生時德余能養花草與此婢宰相識穫服事于小民家今過六七十年其德亦已深今經亂失券子復

尹醉夫

尋其舊主吾何止汝惟汝所安於是自率三十餘人請與忠故之與忠撫然辭曰吾先人當全盛之時爰花與汝一婢其子孫悉亘故汝吾何敢曰經乱失券逆先人之指還奪此婢兩家相讓卒皈三十人于種花人夫不忘本尋旧主忠也知自足故有廉也斥其利順父旨孝也世人見利錐刀抵死爭之雖骨肉猶成仇敵此一事而三善具焉可以警時人而縛後也

種花人名洪磷瑞

有一公子王室之胄也風流爰客所居園亭佳麗每置酒會客詩人尹潔必在客席盡歡而罷一日忽有野談 尹心忠 洪磷瑞 尹醉夫

美酒請潔終日酣暢仍與之同宿公子夢經閭閻入山峽中路窮地僻有短壇周遭墻內方池澄碧池中菡萏數莖朱蕤華櫩之間有三四美人凝粧而立見公子而邀之公子坐定美人進芳香酎既酣曰挾美人而宿抵曉而覺則夢也遂謂潔曰去夜之夢真仙遊也日將晚公子試往尋之由墨寺洞緣仙逕而入果有華亭蓮船紅粧三四人邀之一與夢相似終霄歌笑酒中美人盛稱公子之客尹君之為人公子曰尹君才調寡倫宜當代第一名流美人稱之不誰曰(曰)哀哉其人惜哉其才咄咄不已公子覺而故至

其家聞潔已被繫矣及潔死於殿庭公子思美人言大異之欲再尋美人而問之至則無蓮亭只有空山石逕風草蕭森而已

洞允者才僧也能文善誹又巧作禽獸聲嘗過村閭有一家備食迎巫女招亡靈饗祀之允朝飢入其家主人呵之允怒密誘村童問亡人年歲聲容親戚平生行事作羞甚詳遂突入饗祀之場衒其容色或青或紅渾體戰掉譫言乩說以詬主人作亡人言歷陳行事指点親屬姓名分別兄弟妻妾子孫無一差悉詬戚語雜以吉凶罪福懸河之辯唇舌如流舉家驚

動悲哀聞者莫不掩涕痛哭咸以巳灵降臨女巫氣
沮辞塞無一言相校主家延之上座極其饋賂以送
之後朝家設禅教兩宗選八方名釋允興其選將除
判事有以其事遂斥之又於月夜過村鄽有年少羣
俠挾衆娼為戲時人憤妖僧亂政見髡徒必折辱之
素聞允名使作俳戲及禽獸之舞允曰吾善百伎最
所能者採花蜂蝶之戲羣俠樂之願觀之允遂令各
開手掌為花若將点摘花心之為以兩枝挾腰下為
脚張兩袖為翼作蜂聲蝶飛之狀始飛十步而還又
百步而還羣俠聚觀而笑任其遠近過數百步度不

可追投杖揮袂而走聲俠追之不得及天使来都監
令允統僧軍治弘濟橋役小懈以絚索繫允頸懸之
樹允遂抗聲高犢吼遍野之牛一時齊應又夜入京
城宿初昏鼓柚作鷄聲長安衆鷄一時鼓翼而鳴湖
陰題其詩卷曰多能善幻梁家事牛吼鷄鳴頃遍真
沈府院君愛一妓名一朶紅嘗謂妓曰爾言平生愛
當禹爾屈指妓戲曰沈府院君也曰無戲我寔言之
妓曰梁熊山也沈府院君屈大指其指半屈忌之也
是日問其僕曰梁熊山騎何色馬曰桃花馬也曰爾
牽厩中桃花馬天未曉伺一朶紅門遥彼馬以此馬

野談

代之彼騎之勿使下扶執以来翌朝果致之門府院君引見之使之立使之坐饋以酒醪其歌曰宜作一朶紅之情人也后介者隴城君宋寅之婢也顏如花欃眼如撚箭兒時自外方入充鈴下之役宋家豪貴戚里粉飾朱翠之娥備左右應待不可勝記使后介戴木桶汲水后介之井掛桶井欄終日歌其歌不成腔調如樵童採女之謳日暮空桶而故受笞猶不悛明日復如是又使之採菜持筐出郊措筐野田中多拾少后唱一曲投一后于筐、既盈逐曲出一后于田盈而復瀉者再三日暮空筐而回受笞猶不悛明

韓滉妾冠紅粧

日復如是礪城聞而奇之使之學歌其歌爲長安第一娼近来百年間所未有雕鞍繡衣日赴權貴之遊纏頭金帛積于家終爲富家婢吁天下之事勤而後成豈徒后介之歌歟懦而不立何事能就後后介赴海州行在有豪奴不服欲訴官治罪爲殺其女玉生亦能唱爲當今第一冠紅粧者長安名妓也姿容絶代屬名樂院教坊韓滉爲浙西政府舍人遂納以爲妾生一女乙巳之禍浙被譴遠竄南海冠紅粧守信徒居富人朝士爭求之悉不應多歷歲朝訖之政浙久而益篤累經大赦終不見原冠紅粧將母食貧其

野談 韓滉妾冠紅粧

苦不可堪時伊川君媒媪諭之冠紅粧曰吾雖娼家女既許韓舍人以身義不可他適第以老母不忍棄玉之屢姑往公子言但韓舍人還雖生九子於公子家亦且不顧願與成約而後往伊川曰如約居伊川家二十餘年多生子女溷始赦還冠紅粧聞溷還與伊川訣舍盡家中生産貲衣服粧奩而往將行先令其女邀之路爲溷制衣及襪且道舍伊川來往之意其女邀於郊外溷見其女而泣曰不意今日生還復見汝長成如此耶女前致母言將舍伊川往之云溷曰汝母老而猶妄耶我安敢取公子室人勿復言

雖来我且驅之悉還其衣襪女曰無以故告母固留之溷還其衣而穿其襪、甚襯其足女故以溷言復之母於是冠紅粧放聲大哭伊川不能呵韓之女爲副提學洪仁慶側室其婚也伊川家辦其資裝一如已女伊川之子皆官爲守子孫俱顯

北窓

北窓先生鄭磏解音律以繩係酒盡以兩銅箸插其一于盡中持其一擊盡作雅曲無不中五音六律其父順朋爲江原監司遊金剛山至磨訶衍庵磏往之順朋謂磏曰人言汝善嘯我未曾聞到此境可作一曲磏對曰今日邑人多候于此請明日登毗盧峯上

野談 北窓

吹之翌日礦胃兩早往僧止之曰今日兩不可登眺
盧尊曰向晚當晴遂杖藜而往日晚果晴頃朋隨之
聞山谷之間有遂敲甚高巖谷皆震僧驚曰山深境
絶有何遂敲清壯必神仙也頃朋默識之至則果礦
之哺也非遂也蓋孫登阮籍蘇門之嘯不能過也礦
處山寺重屏以圍之廢冠擲不窺戶終日靜默危坐
時有居僧來問之礦曰今日家奴持酒壺來矣俄而
驚曰惜哉今日不得飲矣既而奴自家而至曰今日
負酒壺而來至嶺外跌於岩瓶破矣
鄭礦爲海州牧使見芙蓉堂懸板諸篇盡取之付客

舍弟子曰斫而爲薪以煖淨後之水自作一絶付之
樑上曰荷香月色可清宵更有何人奏玉簫十二曲
欄無夢寐碧城秋思正迢迢其詩膾炙當時而或深
惡其驕也後壬辰之難倭寇入海州盡破美蓉堂板
上之題獨留鄭礪金誠一兩詩金誠一雖不能詩而
日本信使時以強直取重日本故留其詩鄭詩則倭
亦知其絶唱故留之倭人又到江陵見官府懸板盡
留諸篇獨取林億岭古詩長篇載舡而飯倭亦知其
詩乎哉

柳仁淑杖死於逆籍其奴婢賜功臣家時鄭順朋爲
野談 礪 柳婢

首勳仁淑家奴婢多以賜牌故爲其時有柳家來也
諸婢莫不掩澀悽呵其中有一婢姿容美麗者弭顏
色揚言畧無戚容顧叱諸婢曰吾儕失舊主天也如
何孰非爾主宜所事而安新舊何擇爲其奉新主弭
盡其誠頃朋信之仍使昵侍未肯移左右累年無笞
楚之失一日順朋夢有鬼壓其頭面呼號而覺自是
之後如此者數矣卒患痼疾不起婦人問之神巫言
妖在枕中發其枕果得一顱骨踈柳家婢將訊之其
婢不受一杖先自首窜曰吾舊主有何罪爾家老漢
搆殺之吾雖外若放心腐腑回腸于中者有年爲是

潜奸陪吏陪吏怕不肯吾強媚之逐與相悸所言無不從容令覓死人顧而来納于枕中今也已斃吾主之仇死何恨宜速殺我其子弟逐於殯側撲殺之匿其事終不泄當世無有知者順朋末子碏年過七十而終臨死乃言於人曰吾家所深諱不宜向人道平生心異其義烈臨死始言之吁柳婢之義烈雖豫讓無以多矣獨恨其以妖也順朋之二子礹碏皆有逸材而無意進取於當世俱散誕於道釋之流韜晦而終身爲豈非以厭父赭士林之首惡雖孝子之心無窮亦無以湔滌故逐慚赧懷憤竟至轗軻而沒身者野談 柳婢甲伊

彦慤

耶其志亦可悲夫

鄭彦慤家甚貧幼時善屬文稱奇童及贅于申判書公濟氏累舉不勝四十猶布衣喫着皆資於判書夫人夫人苦之爲小女擇難其人使彦慤揀於相識中薦賢才彦慤曰吾友遜者世閥也有才名性端雅形兒如玉今雖貧豈長貧者判書曰可亟行媒消吉夫人曰不然才不可恃始以進士爲奇童必早成大名不恤其貧而取之半生貧悴富貴不可期次女婿柳生余祖考諱家計甚饒心池甚寬與友生讀書其家奉之三日推一牛此雖不菓吾無憂爲今元生雖有才名

若復如進士秦辛苦在吾何卒不取乃取尹弼商之孫希老方其成禮也有承文正字彦慈友也將稟公事到判書家因婚禮方張不得通剌留彦慈所望見新郎至大驚曰甬舅相國公何處得餓莩来他日顛死溝壑者必此子也彦慈大笑曰此子富甲東方甬雖餓此子不餓後希老不學敗於色賣盡十三厦屋千百箴獲萬頃良田寄寓世族婢僕之廊舍寒餓而死元逕者後改名混官至一品壽九十二而終夫人宗室湖山君之女也生長綺紈配卿相一生享富不耐貧苦不用判書之言卒誤愛女可歎也然永人月

野談 彦慈

繩早定於冥昧雖夫人其如命何希老性朕不學或
問之曰子何不求贗牌頭于判書閔心且多俸希老
大喜問於彦慤彦慤曰贗牌頭之閒而多俸不如独
牌頭子盍求独牌頭于丈人希老又大喜入求独牌
頭于判書判書大笑曰必鄭進士紿子也

普雨

普雨者妖僧也多識諸經能詩善屬文居春川清平
山遠近釋徒尊信之嘉靖中　文定垂簾設奉先奉
元丙宗當時釋徒聽雨訓誨雨設無遮會于奉先寺
並粒累百石以飯僧四方白足雲委爲雨以雲錦袈
裟萬僧擁護奉之于上座有一老僧獘衲百結顏色

枯槁扶錫未至而望見之趨進拜伏以面掩地不敢仰視左右微睇而嗟嘗流涙至地閙閻久不起老僧平立以錫欵之曰噫！吾不料爾至此！！！！！不交一言而去而索然不歡者累日衆咸異之詢其道歸即智行云而以高僧一善而有道備厚禮迎之于妙香山使至一師無一言大書與之曰雲橫秦嶺家在何雲擁藍關馬不前終不起後事敗而竄身于寒谿山巖穴中搜得之謫配濟州牧使！而備客舍洒掃日令有膂力人武夫四十人各加一拳以為常而終斃拳下一善在妙香山終身入定不下榻雖大

野談　普而

官至未嘗出戶迎之李樑權貴也遊妙香敬一師脫
紬衣之樑過下山脫而與從者曰吾安用此而疋
其詩集行于世

錦湖

林亨秀早年能文章爲時輩所推爲文操筆立成一
揮數千言爲人豪逸使氣聲小側目時陳復昌挾權
肆毒網打賢流惡亨秀才名出已上陰中之竄之嶺
北除會寧判官會寧別號鰲山有鰲山歌其地人至
今傳詠之其歌曰鰲之山兮天一方北連朔漠南海
洋干戈幾年征戰場至今白骨堆陵崗英雄事業信
恢張坐見荊棘爲庶莊版籍今收戎虜卿春光大烈

蒼陵宮紲起豪俊何洸、宰割山河籌策良臨江亭
障制跳梁等城萬里連海長吾王盛德邁虞唐仁威
遠暨包戎羌形增稽頼自樑航戦士放戈收耕桑去
歲遑泯罹旱蝗扶老携幼行且僵子孤夫鰥女又孀
九重惕宸心傷疇能体予醫民痒往哉汝欽尽兢
惶再拝稽首辞明光感荷天恩難渡滹滂東郊征馬忽
騰驤腰間尺釼揺寒鎗雍亭車馬如堵墻捲袂折柳
飛瓊觴曲、陽関唱妙妓瓊琚百篇需行装新秋物
色轉凄涼欲去来去仍行徨関山迢遞不可望踈轉
戴魂飛揚毋労靡盬不遑将陟屺有涙垂寒軀弭節
野談　林亨秀

山椒馬飲溏二縣言邁投淮陽峨、鉄関高太行嶺
路百折車推轅窮山雷雨忽滂、乾坤晝晦愁倀、
富野徹茫暮雲窦鶴棲秋月揺光芒岐陽何處謁周
昌湧珠千年餘舊坊文高十室官道傍雞落莆條民
物殘嵎城東畔海決、高楼望京羅紅粧臭白山前
秋草黄鶴仙亭下行人怊咸山佳氣欝興王楼臺金
壁相輝煌場遊伻毬想龍童洞訊兎兒袌蟾蜍天兵
神筭何可量西夷此狄怨成湯踈峻咸関森豫樟城
雄三散排営廂侍中臺上爲倫佯尊臣如何自招狹
川原草木染殷血至今折戟埋戦場端山舍輝寶玉

蔵萬錢絡繹来胡商二嶺崔嵬挿天央人僵馬仆愁羊腸岑上哦詩驚玉皇巨灵瑟縮蔵山房山後山戎接界壘占勢列鎮岩関防雄城自古民豪強通来掊克官多賊貪泉未遣夷齊寄莫在意次語言彰白山皚嵬忝天閽六月飛雪随驚飇東臨鏡府屹城隍眇萬甲羅矜折桓嵬元帥儼高堂延客置酒陳筵篫徘徊登眺歎得喪訳割舊壘何其眶龍城為界計未臧孰主張是吾未詳寧山此去路低昂八境按轡心詫嵬咨嗟问俗感流巨父老欣迎羅酒漿鼕鼕鞳萬騎馳彭嵬紅旗前導随風颺譙樓帳幕照紅裳将軍出

野談　林亨秀

迎羅刀搶行厨玉盤所鏈勦錯以鹿胎而態肪文蓋
秩荼琴瑟鏘金樽瀲灩羅浮香洪恩遠覃雨露滾飢
變爲飽灾爲祥曰雨而雨陽而陽滿疇華穵秋穰、
昇平百年豈稻粱刀斗不驚民無劍江流豆滿去湯
湯山馳若頭来回翔斡木之河可濯湘雲頭古堞圍
山旁雄藩自古壯保障駕馭胡羯如牛羊紅腐千倉
更萬廂釦戟燧日凝清霜有儼文庙翼序庠拜展
謁鳴珮璜吾道何曾間遐荒遺教徧及扶桑綱紀邊
我馬日劻勳更喜讀書詳琅、吏民不知太守狂共
道玉皇香案即供奉何曾衮職匡遠通活我恩波汪

嗟余懶性本披猖惟爾倚墜何敢當早年落拓形猖
佯敢與聖明期登敭長安酒肆典鶺鴒兄腹慕覓甘
如糖十載如今落名韁泉石尚未醫膏肓江湖端合
駕舟艎一生計活隨烏檣製芰荷芳飯旅蒋載明月
芳聽鳴榔不然歸分南畝秧荷鋤帶婦治芳稂到老
韓牀任桂薑甘與斥鷃搶榆枋收取殘岭寄荅萬遠
難塵世喧啁蟪不分富貴登岩廊上佐堯舜来猶鳳
羅前八珠餧飽牀珠襦玉匣帰北印只緑吾方血氣
剛昭世不敢歌雪霧自愧才難任桶呆作鮑恨不如
直鋼強撐孤艇濟矐塘却惧移文有德璋聖恩何幸
野談　林亨秀

不簸糠不才久容盜太倉金殿玉墀漫嗚嘯倘默帝
慚賢路妨諫薄曹何與資襄庶幾一節如松篁寄我
耳目恩非常此身未死何敢望平生文墨漫趍蹌軍
旅之事初未遑詩書安敢鎮弭狼幸賴吾王勤外攘
更策駑鈍戒交相聖主洪恩期一償庶令赤子養于
壤共躋域無夭殤春日宜蚕女執筐夏日宜稼男把
橐夫耕婦織各自覆幸無剋肉醫眼瘡歲稔無勞焚
巫毆賦均且莫歌湜萇神祇垂休飫饘鄰滿車污邪
惟我穰齊民有食軍有粮兵革百年無搶攘列陣諸
將聯佩纕轅門日　相娛康爲弘寥日較穿楊殷地

亟鼓叔鐘、奏黃臂鴛踏鶺鴒銀鞍玉鐙金縷錫驚
絃落鵾下鵜鶘陰山一丈嫂靡瘅制勝亭上倚胡床
江山如亟開緗緗馳来係柳馬駒、押坐紅顏如海
棠黃金美酒炙肥腳爛醉歌舞陳伶倡朋遊隨處賞
年芳收拾美景盈華囊何人窓底怨鳴螢香閨夢裡
愁鴈鳴弓弾劒歌慷慨既幸我鬢髮等滄浪期將養
馬而峙糧撫背單于扼其吭漢廷無賴送王嬙永洗
甲兵傾天潢攸拜北闕玉佩叔瑯、其歌瞻雄奇麗
押韵無窮束可傳於後惜半以如此之才竟死非命
後自濟州牧使中謫賜死自憤以文才見忤奸人卒
野談 綿州

林子無識

死不辜遺言子孫勿令讀書其子爲人醇懿不識一字乃其遺訓然也惜哉

芝峯類說三

制度

李芑雜記曰仁廟初年大臣等以赦文內關係國家之言自成廟朝始有之此非祖宗之法又非前古赦(赦)文所載今者正始之初不可因循奚法請改之明廟朝李芑等更請仍用遂為成例

將帥

張彥良張彥良武將也以清白官至正二品中廟時聞皇朝將討建州衛徵兵於我國以李芑為都元帥張彥良為副元帥林亨秀以吏曹郎為從事官亨秀往芑說李芑張彥良

見李芑以親老辭芑答以言于副元帥亨秀乃投謁于庭良久良戎服出廳事揖交脩而坐亨秀冠具戎服與他從事脩之行禮不敢交一言而退未幾事寢不行後亨秀往見則出迎于中門揖讓上座設酒盡歡而罷可謂有古將之風矣

科目

申潛從護之子也敏文善書盡　中廟朝登賢良科拜翰林尋罷榜還收紅牌仍失其白牌為詩曰紅牌已收白牌失翰林進士摠虛名從此嵯峨山下老山人二字亂脩爭後受杖遠竄蒙放歷典州郡陞堂上

申潛

而終國制凡登科給紅牌司馬給白牌故云

東詩

錦湖

林錦湖製　仁廟挽詞曰天欲斯文喪臣胡際此辰忍將今日淚重濕去年巾報效平生志拳拳未死身喬山功未就南海倍傷神蓋　中廟昇遐未葬仁廟昇遐錦湖時為山陵都監郎廳未訖而出為濟州牧使故云

蘇齋

盧穌齋論琉島時有詩曰天地之東國以南沃州城外數間庵有難救罪難醫病為不忠臣不孝男客日三千四百年生年乙亥丙辰慚汝盧守慎將無酹補芻說　申濟錦湖　穌齋

得公私底事堪一時稱誦不啻膾炙而句語未免優體詩可易言哉按公乙亥生而丙辰年作此詩故云客日三千四百蓋言謫居歲月甫盡籍齡於仁廟在東宮時爲右司書晩年祭孝陵詩曰廟表全心德陵名百行源衣裳留不見社稷欲無言天靳逾年壽人含萬古寃春坊舊僚屬唯有右司存可謂一字一泪矣

長吟亭

羅湜歸長吟亭見時事危險不赴擧務自韜晦及丁未壞書之禍與其兄副提學淑俱不免嘗有聞讒詩曰讒鼓鼕鼕聞四門東馳西逐勢紛如年丶聞汝徒

礥

丙

太谷

淥白海內何曾一鬼除結句蓋有所指而詩意太露
其免於禍難矣
鄭礥爲延安府使見海州芙蓉堂板上諸詩意皆不
滿乃作一絶曰荷香月色可清霄更有何人奏玉簫
十二曲欄無夢寐碧城秋思正迢迢時歸絶唱然余
意謂必不恰則似矣謂之絶唱則未也
麗情
成大谷詩曰波乾龍爛死松倒鶴驚飛地下忘恩怨
人間說是非蓋悼乙巳諸人也下聊能說道諸賢心
事可爲痛哭
芝說
長吟亭 礥 大谷

烈女

柳婢

柳議政灌乙巳被罪鄭順朋搆以謀逆蔫錄隔勳灌家屬及臧獲並沒為其家奴婢有一婢名甲年僅十四五聰慧絶人鄭甚加憐愛衣服飲食視子女甲又先意迎合隨事盡誠每遇舊主則必嗚咽之曰彼嘗遇我少恩我以此敬之鄭愈信之不疑一日甲匿其寶貨鄭詰甲、深泣曰自吾未從衣主公之衣食主公之食恩遇無比何若而為穿窬之事乎鄭起而釋之甲嘗與其少奴通乃謂其奴曰主若責我、不耐楚毒將引汝為證奴大懼曰為之奈何甲因曰吾欲

北窓

襆之須臾新死者支體来奴依其言研得夜死人一臂與之甲潛納于順朋枕囊中未久順朋遘癘死厥後鄭家覺而按之甲即罵曰甫殺吾主即吾讐也吾欲死之久矣吾今報讐知死所矣尚何問哉竟死噫女也賤也賤女而有烈丈夫心其可敬也已其不可泯也已

方術

鄭北窓於文藝卜筮天文醫枝音樂算數無不精通當其父順朋謀殺士林禹錄倫勳時深泣苦諫順朋怒不聽乃曰此事過三十年必敗至萬曆丁丑削其

芝說 柳婷 北窓

勳爵自乙巳至是三十三年矣

尊尚禪門

文定王后頗尚佛事有僧普雨者啟文解佛經寅緣
宮禁廣設道塲其費萬計及 文定昇遐僅謀與太
學生連章請誅命流于濟州以死先是用普雨言設
兩宗禪科至是倂罷之

史官古文曰宰相升沉人於數十年間史官出沒於人千
李芑百歲下是史官與宰相分掌死生權也此說當矣然
頃世李芑為相構殺士林人或諷之曰史筆可畏答
曰東國通鑑誰人看得予余謂若如此言則為惡者

無所當而為史者亦無所用其權矣

芝說 番而已

答金起之

宋